呼叫“1081”

■孙利波

匆匆吃过晚饭走出食堂，杨馥睿加入了十几名女兵组成的纵队。纵队穿过浓荫掩映的主干道，拐过夕阳斜照的运动场，向前行进。在阳光不燥、晚风轻柔的夏日傍晚，整齐行进的女兵分队是营院内亮丽的风景线，常引得人们驻足观看。

杨馥睿是西部战区陆军某旅话务连的一级上士，这条熟悉的路线她已走了12年。路线的终点，是极具科技气息的通信大楼。在这里，十几名女兵将分赴不同的通信值勤要素，其中杨馥睿等5名女兵的岗位，是各要素中业务量最大的综合台。2011年，杨馥睿入伍的第二年，她所在通信团整合保障要素，建起集电话查询、电话转接、故障申告、业务咨询和地方公共信息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它有个特别的代号——“1081”。

一

1分钟输入180个汉字、敲出400个数字、答出70个电话号码，3秒听音识人，半小时背记100组陌生电话号码……6年前，当杨馥睿向新兵李怡展示自己的“绝技”时，李怡觉得这些技能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年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如今已是中士的四川姑娘李怡来说，只不过是“出师”的达标线。每名话务女兵，至少要经过长达半年的训练，熟练掌握“脑、耳、口、手”四功并考核合格后，才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工号，走上值勤岗位。

李怡回忆，练脑功，必须把数千个电话号码牢记于心，随时能够检索出来，她用了1个多月才过关；练耳功，只要用户拿起电话说声“喂”，就得立刻听出对方是谁，更苛刻的是还要掌握多种方言，甚至要根据语气、语调辨别对方的身份和心情；练手功，在小臂上吊水壶、绑沙袋，练习手腕的耐受力，胳膊常常肿得抬手就疼。

比起手臂的肿痛，口功训练更让李怡焦虑。为了纠正李怡浓重的四川口音，杨馥睿让她每天对照《新闻联播》练习普通话，反复读报纸，直到普通话达标为止。

李怡有个山东籍同年兵，在口功练习上也有相似的经历。班长好不容易纠正好她的普通话，某天遇到一个山东籍用户，她没说几句就被对方淳厚的乡音带“跑偏”了，在报号码时把“3”读成了“腮”，把“2”读成了“勒”，让一旁领班的杨馥睿哭笑不得。

为了记住庞杂的数字组合，女兵们发明了联想法、谐音法等多种记忆方法，把枯燥的数字编成顺口溜、谐音句，改成歌词、小故事，让背记号码变得既有趣又高效。

话务连指导员张琪说，军龄稍长的“1081”女兵几乎都有个破旧的键盘，那个键盘上，许多按键的标识被磨掉了，标定键位的F键、J键上的小凸体往往也被磨平了。

就是这样严苛的训练，让一批批话务女兵练就“一口清”“一说准”“键指如飞”等专业技能，拿到自己的专属工号，走上“1081”的值勤岗位。在无数个漫长且平淡的日子里，她们默默坚守在三尺机台，为军地用户提供着优质的通信保障服务，寒暑不辞，晨昏不辍。

二

性格爽朗的李怡怎么也想不到，她会成为“1081”台站史上第一个被撤掉工号的人。

话务值勤要求快速、精准，力求万无一失。但无论基于现实还是客观规律，“万无一失”似乎都是个很难达到的目标。每位话务女兵的职业生涯中，99.99%的成功率只是个平淡无奇的数字，那万中之一的极偶然失误，却似警钟般一直在心头挥之不去。

李怡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失误，导致自己失去了辛苦训练获得的35号工号。

那晚，一位机关领导来电接转某营副教导员，已连续值勤5个小时的李怡，用一贯甜美的声音应答着，手却不由自主拨通了这个营副营长的电话，电话接通时，她才突然意识到失误。看着屏幕上显示正在通话的标志，李怡大脑一片空白，扭头对一旁的领班员李珊说：“班长，我接错电话了。”说完，眼泪就流了出来。

李珊一边安慰李怡，一边主动打电话向主叫和被叫方解释道歉。但错误已成事实，连队研究决定，撤销李怡的工号。撤销工号，意味着专业履历重新归零，李怡非常难过。后来在战友的关怀下，她振作起来，决定重新考取工号。

就像吊销驾照的老司机重新考驾照一样，重考工号并非易事，不仅要重新进行艰苦的“四功”训练，还要突破与新兵一起参训参考的心理关。李怡没有退缩，认真地背记理论、练基本功、练上机操作。“1081”的工号，都是根据考核排名按顺序分配的。让李怡惊喜且意外的是，按考核结果排序，她正好轮到35号。李怡说，这是一种缘分。

在话务员的值勤电脑上，每当主叫用户与被叫用户之间接通电话，两个图标间会被一条绿色的波状线连接起来。屏幕上最多能显示9条波状线，也就是说一位话务员最多可同时服务9对用户通话。李怡说，自己最大的满足就是看着9条线铺满在屏幕上。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为你架起沟通的桥梁，这或许就是每名话务女兵的幸福之源。

三

深夜的一次边关来电，让下士周钰莹难以忘怀。

那天凌晨，周钰莹受理了这个来电。来电人是西部战区陆军一位上校，他想与自己的爱人通话。周钰莹很快拨了上校爱人的电话，却无人接听，只得遗憾地回复上校。“好的，没事，谢谢你。我就想给爱人报个平安。”从言语中，周钰莹能感觉出上校的失落。那一瞬，周钰莹觉得有股热流从心中涌出。她仿佛看见一双在西陲边关风雪中望眼欲穿的眼睛，仿佛看见一位在电话旁守候到凌晨疲惫睡去的军嫂。她心想，无论如何都要帮这对夫妻接通电话。她对上校说：“您别着急，我再帮您拨，拨通了给您回过来。”

大约10分钟后，终于联系上了上校的爱人，周钰莹很兴奋，立即拨通上校刚刚使用的军线座机。荒芜的高原边关没有信号，这是唯一的通联方式。接电话的人说上校已经离开，周钰莹几乎是催促对方：“麻烦您帮忙找一下人，请他给‘1081’回个电话。”

大概4分钟后，高原边关的来电又至，周钰莹听见上校剧烈的喘气声，话语中满是期待：“是不是我爱人回电话了？”

“是的，请稍等，马上接通您的妻子。”周钰莹立即呼叫上校的爱人，却又是无人接听。上校说：“肯定睡着了。没事儿，谢谢你，姑娘。”

周钰莹有着山东人的那种倔劲儿，她生怕上校放弃，赶紧说：“您再稍等一会儿，我一定帮您拨通。”她再次拨打上校爱人的电话，很幸运，这次拨通了。

绿色波状线连着两个图标，就像连接着小家与边关，让两颗心跨越万里关山相逢。周钰莹盯着屏幕，眼眶湿润了。

对“1081”台站的女兵们来说，每个工位是值勤席位，更是战斗岗位。每逢部队有重要行动、重大演习，“1081”的业务量都会陡然增多，机房弥漫着紧张的氛围。

有一年，西部战区陆军参加重大演习，“1081”选派业务骨干赴一线保障。演习地域环境艰苦，女兵们吃住在战位，每天高频率轮值、满负荷运转，业务量比平时多了近一倍。演习中很多都是陌生用户，女兵们在短短两天时间强化背记了2000多个临时电话号码，凭着过硬技能熟记用户的声音特点。很多通话需求都比较急，女兵们用专业的亲和力与不同用户耐心沟通。演习取得圆满成功，一线话务保障分队的过硬素质也受到导演部点名表扬。

向战而行，为战保障。有一年，“1081”台站跟随部队参加高原驻训，她们仅用1天时间就完成线路架设、号码分配、通信组网，把值勤机台建到了雪线之上。在风雪高原驻训3个月，女兵们既要担负驻训地域通信保障任务，还要跟着男兵分队一起练战术，练动中保障能力。女兵们说：“耳机和键盘就是我们手中的钢枪。”

一次，一个重要来电需要某位大校接听，他却正在高原无人区赶路，唯一能找到他的方式是沿途各个点位的军线座机。连长姜慧根据大校的通话记录，预判他的行动轨迹，根据车辆运行速度绘制简易路线图，给他可能停留的点位打电话预告。不到半小时，大校就打回电话，连连称赞。

四

听风观雨，云卷云舒，日升日落，在漫长枯燥的通信值勤中，女兵们也在寻找着生活的诗意。虽然身处安装着中央空调的大楼内，但她们对四时的更替、天候的变化却极为敏感：清晨的阳光是条形的，橙色的夕阳最为迷人，雨后的柳梢青翠妖娆，每年的初雪最令人喜悦……对于窗外美丽的风景，她们只能在路过机房的落地窗时匆匆欣赏一下。

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每天人多时三班倒、人少时两班倒，节假日也很少休息。话务员成娜家就在驻地，通过机房的窗户，能远远看见她家所在的小区。一年春节成娜值班，低头处理完业务，抬头就依稀看见父母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像这样的隔空“团圆”，成娜经历了好几次。

杨馥睿说，刚入伍那两年，感觉时光平淡而漫长，之后就慢慢适应了，进而享受工作的乐趣。她眼中的话务兵生活每天都是新的，找到一个不容易找的人，听到用户的一句表扬，帮助一个新入伍的战士练强技能成功考取工号，甚至战友间一句暖心的话语，都让她觉得满足和幸福。

“1081”的业务最多时，不仅有查号、接电话、故障申告等基本功能，还可实现查天气、查航班、查地理信息等20多项功能。女兵们帮深夜生病的军属协调过医院急诊，帮家中失火的老人处理过险情……

与“1081”一起成长的杨馥睿、李珊等老兵，如今都已是幸福的母亲，也是整个台站最老的兵，这些年装备越来越先进、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她们心中的连队传统依然没有丢。每次新兵下连，杨馥睿都给新兵们面对面讲传统、手把手教业务，鼓励她们担负起话务女兵的职责使命。

周钰莹就曾是个让杨馥睿颇为头疼的新兵。业务训练期间，别的新兵都能很快背记的业务，周钰莹却总是背一个忘一个。杨馥睿每晚都组织业务考核，同年兵都顺利通过考核回去休息了，周钰莹总是留下来接着练、接着考，很晚才能过关。周钰莹常自嘲：“知道凌晨的营区啥样吗？我最清楚。”

谈起这些往事，如今已是业务骨干的周钰莹看似云淡风轻，眼神中却透着坚定，她说：“从班长们的身上，我懂得了把平凡的事重复千万次就是非凡，尽力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是弥足珍贵的品质。”

每年老兵退伍，“1081”的女兵们在值勤时总会说：“您好，××号最后一次为您服务。”她们也会主动给机关和部队熟悉的用户打电话送上祝福。每每这时，都会有许多战友给“1081”发去感谢短信，也有人为她们写下深情的诗句，致敬那春夏秋冬的坚守、苦乐相伴的青春……

以笔为枪的『战士』

■侯军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1981年8月5日，孙犁先生为即将付梓的《孙犁文集》写了一篇自序。当时他已年近七旬，在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涯时，他写道：“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

孙犁早年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有过日寇子弹擦耳飞过的险境，也曾一度怀揣手榴弹随时准备与敌同归于尽……但是，老作家也坦承，自己虽然曾被批准佩枪，却从未放过一枪。他一辈子的“武器”，始终是他的那支笔，他是名副其实的以笔为枪的“战士”。

然而，这位以笔为枪的“战士”，在其漫长的文学生涯中，确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前线；也曾以一名作家的文笔记录过解放战争的实况，其所完成的同样是战地记者的使命。只不过，他后来写下的那些行云流水般的美文，如《荷花淀》《芦花荡》……都太有名、太出色了，几十年来一直被读者所喜爱，正所谓“香远益清”，历久弥新，以至于遮盖了他笔下的金戈铁马和战火硝烟。

显然，这并不是孙犁先生本人所愿意看到的。同样是在《孙犁文集》自序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

在纪念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我重温他早期的作品，依旧像几十年前初读这些作品时那样被深深感动。充盈在字里行间的那股雄健之气，其笔力之粗豪、格调之激越、情感之浓烈、语言之铿锵，都与他的其他文体创作截然不同。这种充溢着勃勃生机的青春印痕，恰好向我们展示了孙犁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原来在他那阴柔、婉约的典型风格背后，一直潜藏着阳刚的、激越的、勇武的精神底蕴。原来在孙犁那里，阴柔以阳刚为支点，阳刚亦托举着阴柔之力度。

在孙犁早期的战地文学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冬天，战斗的外围》《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以及《光复唐官屯之战》等篇章。

《冬天，战斗的外围》写于1940年冬。当时日寇对冀中平原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边区军民奋起反击。在这血与火的战斗中，孙犁作为晋察冀通讯社的记者，深入到残酷战斗的第一线，实地采访，以笔为枪，和边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豪情凝聚笔端，对英雄的赞颂、对敌人的仇恨，一齐化为奔腾的潮水宣泄而出，构成了这篇作品高亢奋发、雄浑激越的主旋律。

在文章的第一节，作家以亲身见闻粗线条地勾勒了我军战斗准备的镇定沉着和有条不紊。他写道：“我的战斗任务是记录。”接着，他采撷了一个个目击式的现场镜头——

“在一个陡峭的山顶上遇到一个熟人，他用年轻的热力握紧我的手说：‘反扫荡开始啦！’兴奋盖罩着他的声音和颜面。我第一笔记录的是人民对战斗是奔赴，是准备妥当，是激烈的感情。”

这些描写，没有夸张的言辞，只有简洁的叙述，一个个场面和过程，在记者眼前掠过，他敏锐地捕捉并记录下来，构成了一幅幅真实的军民战斗图景。

接着，他写了夜间哨兵刺刀上的寒光，写了战斗一天、此刻正席地而眠的战士，写了清晨到达前敌司令部采访年轻的军分区政委……好似一组不间断的长镜头，摄录下从后方到前线的所见所闻，带着读者身临其境，抵近体验战场的紧张气氛。

从这些描绘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作者此刻内心翻腾着的“激烈的感情”。当他写到人民在日寇的洗劫面前所表现出的怒火和愤恨时，那“激烈的感情”也随之变得更为浓烈了。这里所有的，是一个战地记者的见闻实录，是一个以笔为枪的“战士”压抑不住的呐喊，是一个画家泼墨重彩、线条粗犷的战地速写。

在这篇作品中，既有浓墨重彩的大笔勾勒，也有几处画龙点睛的细节描绘。尤其感人的是，作者以浓重的笔墨刻画了一位年轻区长的形象——

“一天夜里，敌人向他们的方向来了。他在暗淡的灯光下集合了区干部讲话。他直直地挺立着，右手插进黑色棉袄口袋里，垂下眼皮说：‘……假如不幸，被敌人捕去，谁也不许透露点儿消息，死就好了……你要知道……’声音低沉，然而有如洪钟震荡。在那样的寒夜里，一群干部答应着出去工作了。”

作者不愧是白描的高手，他在这里只抓住了年轻区长讲话时的一个动作（右手插进棉袄口袋里）和一个神情（垂下眼皮），并描摹其声调，摄取一斑，得窥全豹，将一个视死如归的青年干部形象传神地展现于读者面前。

孙犁先生在时隔几十年后，曾忆及当年写作这篇作品的情形，他写道：“我和曼晴都在边区文协工作，出来打游击，每人只发两枚手榴弹。我们的武器就是笔，和手榴弹一同挂在腰上的，还有一瓶蓝墨水。我们都负有给报社写战斗通讯的任务。”

《冬天，战斗的外围》写的是1940年11月的战事，而《晋察冀日报》12月24日便已开始连载，当时反“扫荡”尚在继续。以这样快的速度采写出这篇战地通讯，不要说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即便在今天也是非常不易的。读其文而思其人，我们可以想见当年这位战地记者是以怎样的激情奋笔疾书、笔卷狂澜的。

1986年11月24日上午，在孙老位于天津静园的家里，我约请孙犁先生做了一次专题访谈。

我谈起重读先生早期作品的感受，觉得那些文字中洋溢着一股青春的激情。孙犁先生说道：“我总是对喜欢我的作品的青年同志讲，你们去读一读我年轻时的文章。那时的东西虽然有些幼稚，但是很有激情。我现在重读那些东西，还常常被感动，那里边有一种让人振奋的东西。”

说着，老作家似乎陷入了沉思。停了一阵儿，才继续说道：“我当时还写过一些比较短小的文章，比如那篇《王凤岗坑杀抗属》，只有一千字。你说是新闻也好，说是报告文学也好，我写的时候根本没想过是什么体裁。”

我从孙老处回来，立即找到这篇《王凤岗坑杀抗属》。敌人血腥的暴行激起了作家不可遏制的义愤，他愤然写道：“如果大清河两岸长大的青年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我想他们不会啼哭，枪要永远背在肩上，枪要永远拿在手里。更残酷的敌人来了，新的仇恨已经用亲人的血液写在大地上，而他们有弟弟吗？有拿起枪来的侄儿们吗？死者的子弟们！能想象父母、妻子、姐妹临死前对你们的无声的嘱告吗？”

这一连串激扬跌宕的反问，像熔岩喷发，势不可当。我们都知道孙犁是崇尚含蓄的，行文也力求平稳而有韵律和节奏。然而在这里，怒火和悲愤冲决了理智的闸门，感情的大潮喷涌而出，化成了这些音节急促的反问，似怒吼，似狂啸，似长歌当哭。正是这一腔男儿热血所鼓荡起的悲壮情怀，使这篇短文成为孙犁作品中罕见的“激扬文字”。

在习水土城

■李发模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在土城，说起人生之旅
纪念馆，就给你二万五千里
先读懂“四渡”吧
赤水河流淌着1935……

土城的山，也有先辈的形象
方位是向上
桥梁雄哉，撑起大道

从低处向上看，高速在运天
天都可以运送？是的，日红月白天蓝
对于山外人，也是特产

当年红军曾经的征战地
高啊！惯于平地的人看它
还得仰着脸

这些山的头头脑脑，给攀登者垫足
真的“礼贤下士”，农事在山头
与日月碰头，商议些什么
林竹点名云飞，鸟啼在说
我们知道

土城，岩石风化
土质也是红的

阳光在云上签字，那行大雁
时而“一”，时而“人”
风在提名
山从峡谷的荷包
摸出飞瀑
把那红日，奖励给竹海

一馆收藏的中国革命，1935
四渡赤水，二万五千里……
先辈走远了
再来的是我们

都说遵义转折是一次“改错”
同时也是回答肯定：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许多动情的细节
是“为人民服务”

青杠坡烈士纪念碑，有血有肉
站在坡顶，守护红色江山
民心 民意 民生

当年突破围追堵截
这方水土也在拼杀
纪念碑基座
是人世间前仆后继的造型
稳稳乎高哉，不只是风景
是在提醒
一个民族的挺立，永远离不开
壮志凌云

边疆卫士——巡防皮斯岭 丁毅作

（水彩画，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军美展入选作品）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往期美文

文学作品

长征

第5555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